

## 邵尊成老师

■孔明

几年前,我在东郊搞了一个读书会,发出消息,没有具体邀请一个人,全凭自愿。那天来了一位老者,一头白发,文质彬彬,面目慈祥,我认出来了:“哈,邵老师!”感觉意外,所以亲切。

邵老师,邵尊成,故乡名师,教语文。当年他在玉山二中教书,二中占用了白玉堂,俗称白玉中学。他曾教过我大哥、二哥和我姐,所以他的名字,我并不陌生。我是春天入学的,其时他调到玉山一中,俗称玉山社中——顾名思义,就是玉山公社的中学。这年秋,我转学到玉山社中,但只上了一学期。记得班主任是王秉杰老师,教语文的就是邵老师。只一学期,对他了解不多,却记得他严肃、认真,上课一丝不苟,学生肃然起敬,课堂秩序就很安静。我住在学校对面的玉山供销社里,隔一条马路兼街道,来去方便,除了上课、自习,很少待在教室里,与同学互动少,与老师接触更少。总觉不适应,我又转回白玉中学了。想来,与邵老师的师生交集,就限于这些蛛丝马迹。

我父亲认识邵老师,常提起。那年那月,虽然批判师道尊严,还反潮流,但对老师,无论给我是否上课,我都一律仰视,总觉他们与众不同,是高一层次的人物。父亲见到老师,恭敬有加,我自然深受影响,对老师不敢怠慢,见了必打招呼。我上初中时深得老师厚爱,可能与我发自内心的敬爱有关。这种心态使我记住了所有老师的面容和神态,包括言谈举止。邵老师说话文绉绉的,这印象深刻,所以深藏心底,一旦唤醒,瞬间鲜活生动,记忆里的他就在我面前幻如当年了。

我是1977年寒假离开玉山社中的,再见邵

老师是2018年秋,屈指一算,隔了40多年。岁月无情,染白了老师的一头乌发,也稀疏了我的一头浓发;岁月有情,老师未曾忘记我这个学生时代的愣头青,我也未敢忘记曾经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。那天和他一握手,一刹那间,时光倒流又回流,心里顿生暖流。师生相见,恍若隔世。

与邵老师加了微信,得空儿浏览朋友圈,常常见邵老师不是发表诗文,就是展示他的书画作品,对他不能不敬意有加!才气是先天的,也是后天的,信哉!我尤其喜爱他的画,他画山水,形神酷似秦岭的北麓嶙峋与横岭的沟壑纵横。我是在横岭的边上、看着秦岭长大的,自然能读出他山水里、我心目中的巍峨高峻与秀美风骨。他更是看着秦岭长大的,且在秦岭脚下教书育人一辈子,那种与自然生成的感怀与亲和力以及岁月赋予的情愫是他独有的,也是他人难以企及的。胸有山水,情感催生,与生俱来的创作冲动与聪慧使他的纸上走笔如神附体,虽然不无刻意,却不呆板,更不扎势,那些笔意墨韵,正是他想要表达的,真情实感一目了然,动人情处一言难尽。一句话,那画只能出自我老师邵尊成的手笔。

今年春上,我大哥说,邵老师去我的故乡杏树凹了,携带着他新出版的书。我大哥接待了他,师生相见,自是一番亲热;我村里还有一位他的老同学,阔别半个多世纪,自是相见甚欢。邵老师激动不已,赋诗一首,传给我分享,我也激动不已。已是八旬高龄,仍然健朗如许,思绪如飞,才情、灵感泉涌,不但诗文书画兼修,而且还出了书。人生福报,非此而何?

邵老师的书厚厚的,拿起来沉甸甸的。有

## 遥望廉涛那片海

■丹飞

结识廉涛,时为癸卯立春,在陕西礼泉举行的全国现代诗歌大赛颁奖盛典上,我是状元郎,他是特邀嘉宾,活动结束后,廉涛赠我他的散文集《心中那片海》,并在庭院中一片翠绿的竹林前合影留念。临别时,他让我对他的书多提批评意见。在我之前,已经有不少文坛、学院高明撰文点赞过其人其作,不乏有文句、段落乃至篇章挠到“痒”处。这就给我出了道难题:我必须看见诸位没看见的,写出别人没写到的廉涛的“心海”。

封面是书的脸面,书名是书的眼睛。不得不说,这本书设计得很切题,色块处理得像是几笔淡扫出蔚蓝色海洋的一角,这片海域风平浪静,波澜不惊,有如入定。简笔涂出几只海鸟,星星点点的鸣叫声似乎要挣脱纸面,抵达读者的耳膜。书名请到了“文学陕军”三驾马车中唯一健在的大名家贾平凹先生赐书,一本书顿时拥有了重量和厚度。此举大当,除了因为贾平凹的字分量足、“值钱”,还在于世人皆以长篇小说为贾平凹头面,实在是散文才是贾平凹的压舱石。我甚至认为贾是当代文学史上散文第一人。散文大师兼一字难求的人物给一本散文集题写书名再合适不过了。

推开封面这扇门,登堂入室,我看到了,读者诸君将看到怎样一番景象呢?我从三方面说道说道。

廉涛自爱,他为文的由头、写作的灵感、行文到处无不是从“我”出发,写他所爱、所思想、所从事、所见闻。从他写作的频次、情感的浓度可以得出人、事、情在他心里的位置排行榜,坐牢“情榜”第一把交椅的毫无疑问是亲情,同事

情、师友情应了那句君子之交淡如水;“事榜”中家事与事业难分伯仲,盖因后者的兢兢业业、出人头地才能更好地反哺前者;“人榜”上依次是儿子、孙子、父母。他自己排在什么位置?可以排在父母后,也可以排在儿子前——殿后是他“忘我”“舍我”为人的一面,领衔是他所有爱的行为的内因和动机,不自爱无以爱人。两者一而二、二而一。他的行藏尽皆留诸笔下,出个行,遇到个事儿,考个职称,拜谒马克思墓,前因后果,前情后续,巨细靡遗。他自爱到每一篇文章末尾必载明写作的时间、地点,有时还注明事由。这么说,这本书是他自己给自己记的“起居注”。他在哪儿写下洋洋数十万言的呢?办公室毫无悬念地拔得头筹,办公室与排第二位的书房之间存在巨大落差,活脱脱映照出一个汲汲于表达的高级打工仔人缝裁花的本事。廉涛习惯于手写,这也就理解其九成九的文章篇幅都不长,字数和文风都颇类似报纸体。写好手稿,交由秘书打字,形成了他文字生产方式的依赖性。

廉涛是“零度写作”的反面,他随时系统过热,是一个自己跟自己“内卷”的人。这是他的写作机制。随手翻读也好,逐页细读也好,你会发现他随时保持在“嗨”的状态,儿子的一封信、一张明信片——细枝末节、“鸡毛蒜皮”都能让他心海生巨澜,进而下笔千言,作文以记之,不为备忘,乃为留下当时当事的切片和标本——不,光是切片哪够!光是标本哪够!活标本都不够,必须是树木也要、森林也要,彼时彼刻全时空移植,必须保证日后随时可以活体原样复现。在“不必要”的地方抒情、浓情乃至“煽情”,是他区别于一般

诗文,有书画,有照片,可以说图文并茂。他是语文老师,教语文,语文也反哺他,使他语文化了,更其文学化了,想不“文学”,都由不得他了。他的诗文是他人生的文字转化,有年华阅历的回味,有人情世道的感喟,还有人在旅途的朝花夕拾,诗以言志,文以道情,言不尽的尘世沧桑,道不完的人间况味,能让人读出一颗赤子之心宛如旭日,能让人在阅读中领悟处世之道直白如月。和我父亲一样,他属一头沉,家庭的担子多半压在另一半身上,不抱愧、负疚是不可能的。和他的同龄过来人一样,酸甜苦辣咸,无一不饱尝过;喜怒哀乐欲,无一不领受过。“雁过留声,人过留名”,他把自己一辈子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思、所感,都托付给方块汉字了。这样好,这样一来,他就没有遗珠之憾了。这本书留给后人,算得上名副其实的精神财富,是金钱买不来的。儿孙自有儿孙福,此其一也!有这书存世,可以说邵老师无愧今生,福泽儿孙。

活到老,学到老,邵老师做到了,有他的书为证。他的创作热情与创作冲动依然旺盛,他的创作精力依然充沛,兴趣也依然高昂,他应该还会有建树,对此我深信不疑。人是活精气神的,未见老气横秋,却见“老夫喜作黄昏颂,满目青山夕照明”,邵老师真把人活成了,活成了他自己的样子,活成了他自己的风景。

2023年9月7日星期四

## 名家专栏

一个盛放的生命,陨落  
——写给红庆姐夫

■卫国庆

一个令人窒息的消息,车祸  
让我的姐姐孤苦无依  
在下班的路途,我不禁潸然泪下  
川流的车辆不断发出丧钟般的声音  
夕阳未落幕,我便赶往回家的路

在医院走廊里,我看到姐姐已然无泪地哭泣  
在以往面对的所有丧礼中,她能应付自如  
旁边的三姐夫说,这真是一个  
沉重的打击

我进门时,二儿子胳膊、腿打着石膏  
在他晃动的童年里,亲人们内心悲痛  
姐姐们都站起来和我含泪拥抱  
在她们红肿的面庞里,充盈着丝丝悲情

亲人们对大儿子说道:“同情他的遭遇”  
人们耳语着告诉陌生的亲戚朋友:他是长子  
在不该背负责任的时间里  
背负了一个成年人所有的担子  
母亲将他的手握在她的手中  
咳出悲痛不已无泪的叹息

祭祀物品和白色的蜡烛抚慰地放在供桌上  
很久以来,时间已经记不清了  
我一直在做同一个梦  
他的肌肤,一定更加苍白

他的荣誉,迎来了十里八墩村人的送行  
北风,诉说着亲人流涕的哀言  
他的灵柩,绑上了祭祀的大公鸡  
七彩的经幡,摇曳在大山的风中

他躺在一个七尺长的灵柩里  
就像睡在家里的土炕上  
没有多彩的伤疤  
七尺的灵柩,一尺代表他不足六年的寿命  
而,姐姐却多年再未嫁人

## 逝去的恋歌

■卫国庆

农历的八月,我温柔的黄土地上的姑娘兰花  
宛如水仙花和红豆,站在山上思索什么  
黄河水令我窒息,血液在昏睡  
像我心中劣质的米酒

思恋的秋月,她的双手会在何方  
把夜晚降临的霜白熨烫  
降落的雨,打湿了红枣甜了心  
使我再次蕴蓄活着的意念

她那蓝丝绒的裙子将会怎样  
还有她的勤劳、她的步履  
她那当地九月里  
醉寒的芳香

她会在门口将一朵彩云眺望  
最后呵着冷气说:“黄土高原的天啊!真冷!”  
此时,一只野鸟正啼哭  
在土窑檐上

写作者的个人特色。但如果要将这样的浓度兑水变清减,或斩去情浓的枝蔓,也就成了与旁人无异的同质化写作,那样未免太不廉涛了。

《心中那片海》全书有个特别显眼的外在表现——廉涛喜欢感动,热泪盈眶甚至都不够,很难发现比廉涛眼窝更浅的人,他通常在别人不大可能动情的地方动感情,在别人不大可能内心起波澜的地方大反应,翻江倒海,海浪翻过堤岸,泪流满面。

廉涛心中那片海是什么呢?现实投射也许有一方水域,对于他的观感和意义通过他特有的心理放大机制作用,犹如大海;但更是他反复书写、十遍百遍絮叨表白给读者听,更是给他的书写对象听的虚设之海。这湾海以文字为堤岸,也以文字为海水,以情思狂奔如电、漫漶如海、自剖如海潮连天、水击三千里为这片海注入动感,附着灵魂,赋予生命。宿命一点,古人有言,名不正言不顺,名字是一个人最大的风水。风水言者,心理暗示是也。以我为例,真实,不虚隐,对人对事一片赤诚,公允地看,才华和能力飞动,敢为人先,敢为人前,一骑绝尘的结果容易造成名字谐音“单飞”的境地,因勇猛而无匹。廉涛其名恰好昭示了其文风文格文心——内心轻易就能掀起浪涛,写人记事抒情信手拈来,用自我感动的方式触动他人,用“捐”出自我的方式“撩”动他人,触动到也“撩”到了诸多方家,读者朋友,波之所及,会不会也溅湿你身你心呢?

可以肯定的是,廉涛抱着满腔热爱与他发生深刻勾连的人们,抱着一颗赤子心爱文学,这样的人,可爱;这样的人写的书,可读。